

考試閱卷雜感

蔣君章

外行客串幾多笑話

世界上做什麼事情最沒有興趣？最感苦惱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因人而異，各不相同，我國有一句諺語，叫做「行行出狀元」，那就是說這種人做他自己所努力的工作最感興趣，其成果特別好。但是還有一句諺語：「做一行，怨一行」，這是說一個從事於專門職業的人，做久了，不免發生厭惡。這兩句絕對相反的諺語，都是事實，也都是經驗之談。由於日久生厭，所以他們常常想客串一些別的有感興趣的事情，一方面調劑他們的生活，一方面表示他另一種才能。這都是社會上常常發生的事情。例如：他們的本行是軍事，偏好舞文弄墨，做詩填詞，寫文章、寫字；研究西洋文學的人，偏好以西洋的理論，來研究中國舊文學或新文學；名門淑女或其他專門職業的成員，有時候也歡喜學學國劇，興之所至，還登台表現一番等等，不勝枚舉。這種業餘的客串，有的也有很好的成績，亦有成為名家者。但是其中也有不少鬧了很多的笑話，表現出他的缺點來。

記得前些時候，有一位留學國外的青年才俊，他並不是研究中國歷史的，他竟然大膽地講中國古代史，他看到我國舊有道路，頗多彎曲，解釋其中的原由，是中國古代沒有馬，所以發生這種現象；但他並不知中國在春秋時代的戰爭，以車戰為主，車有馬拉，馬和中國的戰爭與農家使用的勞力相結合，由來已久，周公計劃的道路，其載於所著的周官中者，都是平直而寬闊的道路，而且作圖案狀；鄉村道路之彎曲，是農業發展的結果。

又如前些時候，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西洋文學家，忽然發興研究杜工部詠懷古跡的昭君青塚，其內容，我們不必多說，只說他對最後兩句：「千載琵琶作胡語，分明怨恨曲中論」，認為力量不夠，我們不知道他怎樣認為纔够力量？請他做兩句够力量的給我們看看。杜甫在「畫圖省識春風面，環珮空歸月下沉」之後，接着這兩句，就是說昭君攜琵琶出塞，寄悲憤於琴調中，後人在琵琶中多作胡語，是對昭君寄無限的同情，此在舊詩中稱之為神韻，如果接兩句寫漢元帝如何思念昭君，或昭君如何怨恨元帝，來表示力量，

那就俗不可耐了。「隔行如隔山」，如果一個人在本業之外，想換換口味，尋求別的興趣，玩玩票，是一個可行的辦法，可是千萬不要「表現才能」，自獻其陋。

學人與看試卷之緣

但是就學人這一行業來說，對於上述的答案，作者敢於武斷地說，是看卷子。學人可能致力的職業是教書，教書必須準備，是針對學生的需要而準備，未必是他有興趣的閱讀，可稱之為強迫讀書，苦中有樂。但是既教書，便有期中考試和期終考試，考試之後，接着是看卷子。「書好教，卷子難看」，這是教書者共有的苦經，千篇一律，有的答對了，倒還容易對付，有的答案却是似是而非，可是又不能不酌量給分，這就費心思了。凡是答案似是而非者，往往答得很長，又不能不看，不能找出可以給分之處，那就苦不可言了。不過學生人數有限，如果一個專任教授，任課八小時，四種課程，每班以四十人計，總共不過一百六十卷，中間還有四次掉換口味的機會，還苦不到那裏，苦的程度不高，時間也不長，

而且這是職責所在，未必是最沒有興趣的事。

吃力而麻煩的卷子

最沒有興趣的看卷子，大約可分三類：一類是特約的看卷子，一類是大專聯考的看卷子，一類是高普考或特種考試的看卷子。

所謂特約看卷子，大半是審查升等、審查請獎等或審閱教科書的卷子。此等卷子，為數不多，但可能常是厚厚的一冊或數冊的大著作。此類著作，對自己的本行，大半有關係，可不是最興趣的閱讀，而是有責任的閱讀。此種慕名而來的強迫閱讀，一定附有一張或二張表格，一張是評分標準，一張是評分記錄。在評分紀錄表中，常常要求記載內容要點，表示對於這本著作的意見。

這種閱讀，是負有重大責任的，至少限度對於申請人的目前權利有關，甚至對將來的前途有關。爲了要安於良心，不能不打起精神，仔細的看，並須記錄其當中要點，並須注意其獨特的意見，即所謂創見。所以這種閱讀是很費心思的。但是如果不下這種工夫，就無法把表示要求的各點，一一客觀的填上去；然後很公平的給予分數，或記載評語。所以，看這種卷子，精神上的負擔很大。世界上還沒有發明衡量文章優劣的天平秤，也沒有發明評論學術著作的指南針，盡管摘要和特創見解的提出是客觀的，但是下評語，給分數，難免出於主觀；因此，強迫閱讀這些著作的閱讀者，不免有誠惶誠恐之感了。如果審閱教科書，還須記錄其有問題的詞句或不適合的觀點

，提出改正的意見，此等審查，審閱何人，照例應守秘密，但是保密程度，常有問題，因此審閱人常會引起著作的不愉快，甚或懷恨，無端惹上麻煩，實在划不來，但是審查者如不把錯誤指正，不僅未能盡其責任，而且還落個不名譽，只好勉爲其難了。

大體上評閱一件申請獎金的著作，由於只影響個人的目前利益，所下評語或給分的心情；還比較輕鬆些，評閱升等論文或書籍，雖然也是個人的利益，但是有關申請人的前途至大，因此閱讀時的精神負擔便比較沉重多了。所謂升等，那是指大專學校的助教申請升爲講師，講師升請爲副教授，副教授升請爲教授。一位助教年資已滿規定，便可提出論文或著作，向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申請升任講師，其他依此類推。教育部接到此項申請後，便將論文或著作，轉請有關這一門學術的學者加以審查，照例附有給分標準、給分表。給分表中，仍有內容摘要及評語等等。此種申請文件之分送審查，著作與審查人，都是機密的。但是申請人常常費盡心思，想探聽到這本卷子的審查人是誰？因而轉轉彎彎，攢親帶故的到審查人的住家，請求「高抬貴手」，他們甚至於帶着介紹函之外，還送些「禮物」，審查人爲了避嫌，竭力否認有此一事。他們無可奈何的回去，過了幾天，可能再來，帶着更多的「禮物」，甚或由介紹人陪同，聲言此項文件確實在此，要求通融。審查人至此，只有兩條途徑：一條途徑把審查物退回原機關，以不堪勝任爲理由，這是自貶身價，保全送件經辦人不能守密的責任

；另一途徑，仍然堅持文件不在此處，把原物退回，對陪來的朋友表示歉意，或則拖一尾巴，文件如到，必予注意，以免傷朋友的情面，這種不得已「造謠」，只有苦在心頭了。實際上申請人此種行動，是不合情、不合理、不合法的，可是有的人偏要這樣做，也無法可想了。大體上所有審查人，都心存厚道或恕道，人家熬了多年，想當講師或副教授，只要他的著作或論文，沒有大錯誤，也就在忠厚的情緒下，給予及格分數，完成他們的心願，「拜托」是多餘的，而且無濟於事的。任何審查人，都不會心存挑剔，故意爲難，影響他們的前途。

教授在我們國內雖然不值幾個錢一斤，但在西方文明國家，教授是一種隆重的榮譽，非有相當深遠的學術造詣，不能獲此榮譽；社會上對於教授的教授，也不一定受社會的尊敬，但是國家對此名器，也看得十分重要，在表格中對創見和參考資料，列分都很高。在五、四運動中當過主席而名聞全國的段錫朋先生，在重慶主持中央訓練委員會時，會中有兩位職員，出乘某大學教授，先生十分震怒，在紀念週中，嚴肅地說：「通貨貶值了，是無可奈何之事，但教授也跟着貶值，真正不成體統。」由此可知教授的給分，有心人還是十分重視的。對於這種文件的申請，審查人總滿懷厚道與恕道，不能不本着良知，慎重地閱讀其著作或論文，細細推敲其創見之有無意義或其參考資料之是否適度，下評語給分數，都是出之於鄭重的心情，精神負擔之重，非局外所能了解其

甘苦。作者曾經看到一本申請教授的卷子，其所列參考資料，第一本便是中學教科書；還有一本卷子，參考資料一項也不列。對於這種卷子，如何保留作者的體面而又不損害國家的榮譽名義的授予，那真是煞費苦心了。作者對此的處理，常採「退回補正，再行申請」的辦法，不知道此種兩面顧全的原則，產生什麼反應？也就顧不得了。自特考制度產生，即無文官資格而其知能為政府所必需者，特開方便之門，以論文或著作代考試，此種作品，往往甚有分量，審查倒也不難。

精神負擔重的卷子

精神負擔最重的是看大專聯考的卷子。

大專聯考，現在多用測驗題，此種考試方法之利弊若何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，不予評述。但對閱卷者的精神負擔，却是解除了，就這一點看，那是一種「德政」。舊時的聯考卷子，不是測驗，一分上下，往往使考生的名次，差得很遠，或竟以此而名落孫山，豈不影響了青年的前途。因此看這種卷子，精神上的壓力最大。

看聯考卷子，也有輕鬆的一面，那就是完全空白，劃幾條線，填個零分，便可了事。此即所謂「白卷」，聯考的白卷，照例是不抽出的。還有一種卷子，答案很簡單，而是多數是不對的，這也容易打發。這種卷子，以東部考生為多，所以有的閱卷先生便搶着看東區的聯考卷子；可是一般閱卷先生都不在乎這些，難不成為了檢這個便宜而發生爭執嗎？

看大專聯考的卷子特別多，每一位閱卷者至

少要分到一千以上，而且時限還迫得很緊，由於趕時間發榜，以便與軍訓時間相配合。這倒不感困難，閱卷人都豁出了一個星期或十天的時間，專門做這個最沒有興趣的苦工，所以也就無所謂了。

大專聯考的出題目的是以高中教科書為範圍的，好像科舉時代考秀才以四書為範圍一樣。問題是教科書是否標準？如果遇到標而不準的時候，該怎麼辦？不免要開臨時會議，這樣便就誤了閱卷的進度，不過這還是易於解決的小問題。

閱卷過程中，最痛苦的事情，是連看幾本好卷子，接着看到一本較差的卷子，此生可能要吃大虧；連看幾本壞卷子，看到一本比較好的卷子，此生可能要佔大便宜，為了良心之所安，對於這種卷子，作者的習慣，至少要看三遍，務使公平，甚或把前面的卷子作比較，然後下筆記分。

聯考閱卷，如果是輪到最後的本子，那就是前面的卷子都已看了，都記滿了分數，照例看最後的卷子者，要把分數作一結算，填寫總分數。

聯考是分題閱卷的，通常每一位閱卷人看兩個題目，任何一人都有看到最後兩題的機會，也都有算分數的責任。在初期，並無此等麻煩。這個問題，常常發生在最後幾天。所以最後幾天，有的先生常常帶一把算盤，的答之聲，打破了沉着，算是閱卷場中，惟一的單調音樂了。我是一個懶人，而且也不慣於帶一樣東西到閱卷場中，所以全用心算，一本卷子的分數，用心算算出來，真是更無興趣的苦工作。好在核算結分，還有專人校對，即使算錯了，有人為你更正，你只需簽一

個字便解決了。

因此，我常常說：看一次聯考卷子，要死去不知其數的細胞，要縮短十年壽命。自從改為測驗了，便不再做此世界上最沒有興趣的工作，有多活幾年的可能。我本無頭痛病，在一次聯閱十天的聯考卷子後，忽然頭痛起來，經十多天的診治，始告痊癒，足證看聯考卷子之傷腦筋的一般。

看卷子累得要老命

民國五十六年下半年，是我最倒楣的一年。那年，暑假一開始，便參加留學考試出題目看卷子。接着聯考，不出題目而看卷子。又接着做了三次典試委員，有的出題目看卷子，有的不出題目而看卷。從七月開始，直到九月底才終了。連做苦工三個月，真是疲憊不堪。事有湊巧，下學期我又增加了四小時的課，還欠復興書局一本中國地理下冊的稿子要交。那一年大學開學，為與軍訓配合，延至十一月底。我的計劃，休息一星期，搜集資料一星期，還有一個半月，可以把這本稿子寫完。可是等到下筆撰稿時，寫了一千多字便須休息了，我還以為為老的現象，而不知這是精力超支而影響到心臟缺氧，胸口時覺有沉重的壓力，便是症狀。終於在十二月初，一根細血管阻塞，醫生認為嚴重，應立即休息。我問他：還有一個月課，學期終了後休息，如何？他說：最好就休息。我想有最好，定有次要好，所以我並未遵照醫囑，不過上課時盡量節約精力，有機會便休息。終於在五十七年一月三日，第二根細

血管阻塞，上氣不接下氣，生死決於俄頃，其時中國地理還有最後一節，即西藏地理，距離學期結束，還有兩星期。經一年半的休養，始得復元。及今思之，真是大幸。因為後於我而發心臟病的幾個熟朋友，都已作故，而我還能上課，還能寫些不像樣的文章，這真是上帝對我獨厚了。

自從那次大病以後，我就拒絕看卷子，至最近幾年才破戒。但其間也有一次例外，那就是老友李鹿辛主持夜間部的地理考試，他一定要我參加閱卷，他甚至說：「我負責出題目，沒有你參加，不像話，非裝裝我的門面不可；你能看多少，便看多少，餘下來的我負責。」他既然這樣說了，我只好參加。但我只看半天，有時候不去。總算全部卷子，仍然由我自己看完，但已落到最後交卷了。我生性好強，平時看卷子，不爭第一名，總在五名以前。此次是唯一的例外。生命要緊，不再爭名好勝了。今鹿辛已謝世三年，我又恢復看卷子了。本來看卷子的場合，有我必有他；因此，我一進閱卷室，便很自然向全室觀望一下，下意識地想發現什麼，可是每次都大失所望，再也不能看到鹿辛的踪跡了。

高普考閱卷的經驗

最後，我要談一談高普考和特種考試的閱卷，看這種卷子，國家給一個榮譽的頭銜，「典試委員」爲了這個頭銜而參加看卷子嗎？至少在我個人絕無此種觀念。高普考是國家掄才大典，基於國父孫先生的五權憲法的主張而爲納入於中華民國的憲法，設有專章，而由考試院來執行。易

言之，評閱高普考及特種考試試卷，乃是替國家做事，亦爲書生報國途徑之一，有無典試委員的名義？是無關重要的。

特種考試多半由考選部與各種事業機關合作辦理，閱卷地點都在台北市舊市區，設備和招待也都比較週到，午間的留餐，也都經精心設計，特別是坐椅，是比較的舒適，給閱卷人員減去不少的疲乏。

高普考的閱卷，照例是溝子口的考試院之選大樓，兩層樓，四個大房間，安排了數以百計的座位，間隔相當寬，空氣相當流通，且有冷氣的設備，夏間無燥熱之苦。這些大房間有時作會議場所，故椅子採摺疊式，便於收拾，這是不得已而作如此設備。椅子背後是一個大空間，上面是一條橫板。這樣，使閱卷者需要靠一下時，只有一條橫板，夏季衣薄，骨頭頻頻於木板相接觸，經過多天，骨肉生痛，實在不是滋味，像我只好到後面走廊去散步，以解疲乏，三樓有一間大休息室，兩邊放着許多行軍床，是供午間小憩之用的，足證考試院當局爲閱卷人服務的週到，在第一次閱卷時，我會到這個房間去休息。可是一次之後，再也不敢享受了。第一，帆布床不知好久沒有洗過，黑漆漆的枕上去，躺下來，心裏總覺得有些那個；第二，有的閱卷委員實在太疲乏了，倒頭平睡，大張其口，鼾聲大作，此起彼落，形成一種不規律的音樂，那裏能够安睡片刻，第三，從形相看，這種情形，活像××館的冷藏庫，使人毛髮凜凜。因此，我寧可放棄這種享受，在座位靜坐片刻，以復疲勞。

在閱卷過程中，也有不容易得到的許多老友的見面。彼此握手後相視一笑而罷，大家心裏有數，都忙看卷子的本業。偌大一個閱卷室，真是鴉雀無聲，埋頭苦幹。但也屢有打破沉寂的時候，這種情形，多半是有客人外找，或有電話要接。管事人員照例把麥克風一拍，先來一個晴天霹靂，然後發話，情調倒也十分別緻。至於我，本是閑散之人，無要事向外聯絡，所以始終沒有把電話號碼查來看來告訴友好，連家人也不例外。

閱卷場照例供應午餐，是一個便當，第一天照例菜餚豐富。第二天便差了一些，第三天便不能下嚥了。

我們到考試場的目的是看卷子，誰還計較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，胡亂吃幾口，聊以果腹便是。但是這種情形，很快被辦事人員所知，第四天便有改進，據說有時候還換了一家便當公司呢。足證考選部的辦事人員，服務認真之一般。看高普考卷子，精神負擔不亞於看聯考卷子，因爲這也是激烈的公平競爭，稍有差池，便要影響某些人的前途。所以大家都聚精會神的看。這裏沒有空白卷子，常見封面上註明有到考人數及實收卷子數，所有空白卷子大概都抽出來了，故不如大專聯考有剎那間的精神舒暢。依照規定，一位考試委員可以延攬襄試委員幫忙，稱爲初閱，由典試委員覆閱，定最後的給分。襄試委員用的是藍筆，典試委員用的是紅筆，每次都要在卷子上加點。由於典試委員終須再看一遍，仍須加點，省不了多少時間，所以我從不請襄試委員幫忙。

有些考試必須改革

閱卷必須加點，最後計分，必須用我國數目字大寫（如六萬成陸等），這兩種規定，後者不過多寫幾筆，而前者在考試院來說是防止閱卷人

偷懶，是出於不得已。可是對閱卷人來說，那就是苦上加苦了。常常遇到的事情，一位應考人如果對題目的內容，不很了解，或答案並無把握，於是使出混身解數，把卷子寫得滿滿的，其實東一句，西一句，一點也涉不到答案，毫無獲分的

水墨相彰·形韻兼現

姚夢谷

觀江明賢近作記感

宋代郭若虛說：「凡畫必須周氣韻，方號世珍；不爾，雖竭巧思，止同衆工之事，雖曰畫而非畫」。明人王世貞亦云「……山水以氣韻爲主，形模寓乎其中，乃爲合作。若形無生氣，神彩至脫格，則病也。」二人的說法頗爲相似，畫之病在徒務形似，生氣全無。畫之卓越者在寓神彩，周氣韻。神韻是從形態昇華而出，而不能脫略形態獨存。神與韻的存在，必先體現形態的本質，取其精而略其粗，全其大而遺其細，觀其內而表其外，通過藝術的構思，抓住它的精神本質。清人董榮對於此點，體認神韻係「從虛靈中得來，若專於實處求力，雖不失規矩而未知入化之妙。」所謂虛靈，自非從實處形似上求得，而是先事充實學養，習於靜觀，使觀照深入化境，則寥寥數筆亦能表現光景，而神韻乃昇華而出。

青年畫友江明賢弟作畫，是經過一番艱辛歷程的，他受過國內和國外學院派的教育，又復飭遊飽覽，與歐美畫人研討畫理畫法。他精於水彩畫，也擅長油畫，但却選擇了水墨畫一途奮進，立志爲傳統的水墨畫，充實新的生命。日間勤於作畫，入晚勤於讀書，找尋藝術、文學、哲學的關聯性，使自己的學養，日進有功。而靜觀形態的本質，日事體現，漸從實處捕捉到虛靈，取所當取，去所當去；重其所重，輕其所輕；兼求形似與神韻的透現，而使水墨與色彩得其主弼相彰之趣。讀他的畫，猶如讀一首小詩，清新悅目，且具深度。

他的水墨畫現在是中國的，是東方的，未來也必爲世界所接受。

編者按：江明賢畫集已出版平裝每冊250元中外雜誌社代售郵

撥14044號帳戶

可能。但是閱卷人必須把答案看到底，並加點到底。他們的心情是值得諒解的，因爲希望多寫一點，或許可以多得幾分，而使自己榜上有名。有的委員看到這種卷子，加點時特別落重，表示他心中的不愉快，如果出之以同情心，那也就無所謂了。我初做典試委員時，常常計算還有多少卷子要看，尤其是看到看同樣題目的委員已經看完，領閱卷費，向我招手說再見時，揚長而去，心中不免起了一陣漣漪，有技不如人的慚愧。做的次數多了，有了一些經驗，先向管卷人員查看應看卷子有多少包，每天看幾包，多少天可以看完。這樣便心裏沉着，不受任何刺激，我自己有了這種經驗，所以我看完後，要走了，從不向人打什麼招呼。

看特種考試的升等考試，心情比較輕鬆些，因爲這是本機關的同事間競爭，不影響機關以外的人。人家熬了多少年，纔得到參加升等考試的機會。閱卷人對此，雖不抱筆下超生的心意，但是只要他答對一點，便給個相當的分數，那也不算是一種罪過吧？到是有一點我頗有感動，例如一個駕駛汽車的司機，一位做粗活的技工，熬了多少年，升不上正式的，必須參加升等考試，照例要參加筆試，也要我們看他的卷子，分數常常很低，不容易達到及格的水準，等還是升不成。我的感想，他們如果必須經過考試纔能够變成正式職員，那他們試場應該在汽車場，在工場，駕駛員的筆試，應該以交通規則爲主要，似乎不必經過大場面的考試。這不過是我個人的建議，不知道值不值得考試院當局的參考？